

雨季不再来

□周衍会

初二那年，我迷上了武侠小说。课堂上，我也经常偷看，沉浸在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里，无法自拔。很快，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

有一次，我和几个男生逃课，打算到校外的果园里玩耍。翻墙时，我一脚踩空，重重摔落在地，造成右脚踝骨折。在家休养了近三个月，我的伤才渐渐痊愈，但在阴雨天，骨折处还会隐隐作痛。

转眼到了五月，看着窗外飘洒的细雨，我满心沮丧，心想反正回去也跟不上学习进度，不如留级算了。一天，百无聊赖的我被祖父叫去帮忙“打苫”。在我们那里，用麦秸草编草帘子叫“打苫”。这些麦秸草是去年割麦时挑选出的，秸秆粗壮、匀称，手工收割后晒干，再在石头上摔打脱粒，仔细摘去麦叶，留到农闲时用。每年开春，祖父都要打好多苫，这早已成了他的习惯。

但我从没想到祖父会在麦收前打苫，就不解地嘟囔：“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，还打这么多苫干啥？”祖父看着我，笑了：“你懂啥，我估摸今年雨季会提前，说不定还有连阴天。前天我去地里看小麦，瞧见一群黄皮子大白天往西岭跑，河堤上蚂蚁忙着搬家，太反常了。还是早做好准备，免得到时候抓瞎。”我听了，只是撇撇嘴，压根就不信祖父的这些话。

祖父浸湿麻绳，我搬来麦秸草，坐在小凳上负责递草。这活儿轻松，只需将草大致分均匀就可。打苫时，还可以听收音机，听评书或长篇小说连播，还有一首首动听的歌曲，如《橄榄树》《妈妈的吻》《酒干倘卖无》……在这美妙的声音中，打好的草苫在身后排了一溜儿，散发着潮润的清香。这次，祖父打的苫比往年多了不少。

可到了麦收时节，雨季却迟迟没来。我家近十亩小麦，祖父用收割机一天就割完了，接着打捆，拉到场院，铡穗、晾晒、垛堆……看着场院上还有些发育的麦秸和堆起的麦穗垛，再想起祖父说的连阴天，大家都笑话祖父神经过敏。我因腿伤干不了重活，只能偶尔用木杈翻晒麦穗，抬头望着刺眼的太阳和万里无云的天空心想，这哪像要下雨的样子？后来，连祖父也开始怀疑自己，打算第二天找脱粒机打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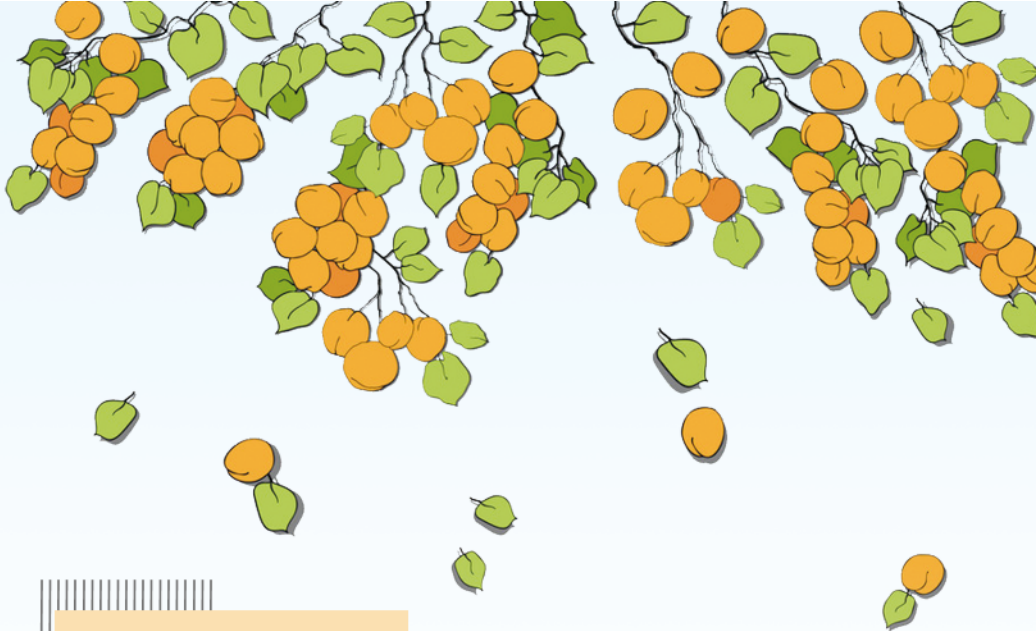
谁知，就在这时，雨来了。半夜，我睡得正香，祖父急急地叫醒我：“快起来，下雨了！”我睁开眼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紧接着雷声隆隆。我急忙起身，套上衣服就往场院跑。场院上人影憧憧，乱成了一锅粥。我抓起三股木杈，叉起草苫往麦垛上盖，母亲则在一旁用麻绳拴上砖头压紧。多亏祖父有先见之明，打的苫足够多，所有麦垛都被盖得严严实实。刚盖好，大雨便倾盆而下。

雨断断续续下了五六天，许多人家的小麦因没晒干或被雨淋湿，发了芽，霉烂了。而我家的小麦安然无恙。脱粒后，金灿灿的麦粒堆在场院中间，像一座小山。祖父坐在地上，抽着旱烟袋，轻轻拍着我的肩头，笑着说：“这下信了吧，不早做准备，哪有这么多麦子。对了，有个词儿叫啥来着……”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我。

我懵懂地摇了摇头。祖父沉默片刻，轻声对我说：“麦假结束就回学校吧，腿好了，该用功读书了。”看着祖父慈祥的面庞，我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。

回到学校后，我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。初中毕业时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。生命中的雨季在那个夏天提前结束了，此后的日子，我的心中一直阳光明媚，温暖如春。

后来，在读书时读到“未雨绸缪”这个词时，我的心一动，立马想起当年祖父问我话时的神情。或许祖父当时并非刻意为之，但我始终相信，那是他对我用心良苦的爱和教诲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

麦杏黄

□招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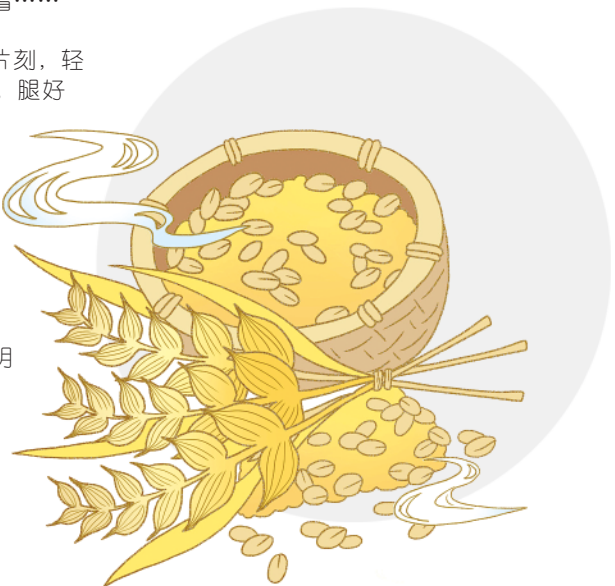
下午下班，我行至单元门口，猛然发现停车位北侧几棵杏树上的杏子渐黄。于是，我信手摘了一个，填入口中，甜中带酸，有点淡淡的家乡味。

老屋院内靠近街门处有棵麦杏树。我问奶奶为何叫麦杏，奶奶说麦子成熟时杏子也黄了，可以吃了。此杏果小、离核、苦仁。去年夏天，朋友给了我一箱榛杏。我接着吃了两个，真甜，但没有老屋麦杏的味道。上周末，我到集市上买菜。摊位上的杏个大、金黄，给人垂涎欲滴之感，我品尝了一口，总觉得不及老屋的麦杏。

“家中有杏，人生常幸”。老屋麦杏是爷爷当年手植，碗口粗，红褐色的枝干向四周伸展，蓬勃、旺盛、有力，仿佛爷爷绘制的家庭画卷。阳春三月，嫩绿的芽孢像刚刚破壳的小鸟，怯生生探出头来。在春风的微风抚下，杏叶渐渐舒展，绿得发亮，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随后，花骨朵也不甘寂寞，如繁星点点，争相挂满枝头。接下来，洁白娇嫩的花儿轻轻摇曳着，散发出淡淡的香气，引来一只只蜜蜂。这也许是爷爷对后代传承勤劳品质的另一种表达吧！

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时，奶奶总提醒我杏子不能吃，等黄了才好吃。我总觉得那绿绿的杏子向我眨着调皮的眼睛，然后又不断地向我招手。虽然心中一直盼望着杏子快点长大，但诱惑力还是战胜了奶奶的叮咛，常常偷偷上树摘杏子，从花生米大小开始。把小杏放进嘴里，整个嚼碎吃下去，酸涩的味道让我直打哆嗦。虽然牙齿酸软，但乐此不疲。姐姐小时听奶奶话，不偷吃。二姑家的永红妹比我小一岁零两天，我常把偷摘的杏给她吃。可能是我俩小的原因，奶奶假装没看见。杏子一边长大，我们一边偷吃。到杏子金黄时，树上所剩无几。这也算是儿时的乐趣吧！

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，麦杏不仅仅是开心果，还承载着满满的回忆。如今，杏这种儿时的馋物仿佛渐行渐远，味道藏于深深的回忆之中，只能在梦中相逢。愿自己今晚能梦到……



华山与寿光

□李守亭

华山与寿光，一个在陕西，屹立于关中平原、黄河西岸，有“西岳”之称；一个在山东，地处华北平原、渤海之滨，西望“东岳”。两地相隔近千公里，能扯上什么关系？笔者经实地考察及后期查证，得出这样的答案：华山与寿光都有仓颉文化。

去年国庆长假，全家自驾游，来到陕西华山风景区。景区内，无论山路旁、景点处，还是庙宇间、绝壁上，无处不在的摩崖石刻、碑牌匾额等，都以形形色色的汉字示人，展现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。而汉字的创造者，正是文祖仓颉。

笔者在“学习强国”平台的《畅游中国》“陕西·华山”一期节目中，看到如此记述：“华山是汉字创造者仓颉的故里，他曾生活于华山脚下的白水县城镇杨武村，正是在这里，常仰观日月星辰之势，俯瞰山川脉络之象，旁观鸟兽虫鱼之迹，草木器具之形，才造出各种不同的象形汉字……”

提及仓颉，不得不说寿光。寿光又称圣城，“三圣”（文圣、农圣、盐圣）故里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寿光人，当然更希望寿光是仓颉故里。我们姑且不去质疑和论证华山是仓颉故里的真实性，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因为仓颉，因为文字，把华山与寿光联系在一起了。

历经五千年的风霜雨雪，留存下来的有关仓颉的实证几乎不可寻，但这并不妨碍考古学家们的探索。寿光除了有“仓颉造字圣人猜”的美丽传说，有实物或文献记载可查的就有仓颉墓、仓颉台(藏书台)、仓颉祠、明嘉靖年间寿光知县王文瀚立仓颉墓碑、清乾隆年间寿光县令刘有成立《启秘亭落成诗吟志喜》碑、仓颉双井等。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城南有仓圣公园、仓颉塑像、仓颉纪念馆，城东有仓颉汉字艺术馆、仓颉书院、文圣书房，城中有圣城街道、仓圣社区、圣城中学，以及文圣街、圣城街，寿光市仓颉研究会连年在仓圣公园举办谷雨祭祀仓圣大典……仓颉元素在寿光遍地开花。

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杨炳章教授在所著的《从北大到哈佛》中写道：“对于寿光这个地方，我也可以大肆吹嘘一番。比如南北朝时期有个淝水之战，那个王猛就是寿光人。寿光还有仓颉造字的故事，仓颉墓离寿光县城大约有二十里路……”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勤认为：“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，传说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，这一传说的中心寿光地区，已证明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，后来又是周代纪国的都邑所在，起着很重要的历史作用。”

这位造字鼻祖究竟生于何地？葬于何方？历来颇有争议。据报道，在国内，有据可考的关于仓颉的遗迹有十二处，分布于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江苏、浙江等地。存在即合理。不管仓颉故里到底在哪，寿光、华山抑或其他地方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都与仓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都在佐证、弘扬和传承仓颉文化，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。